春秋集傳

春秋卷第十四

張洽集傳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妾敬嬴之子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

高郵孫氏曰宣公弑子赤而立其罪同於桓公春秋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人於十八年之間書王有四終始反覆欲見其討而竟不能於是而不書王以為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

亂臣賊子接迹以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

何至是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春秋於桓宣之惡非

偏有輕重以桓公之時王道猶有可望而宣公之時竟

無王也王猶可望則可以待王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

王以討之也

正月公即位

胡氏傳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是亦聞乎弑

也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

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

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註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惡明也○胡氏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大子赤齊出也仲遂殺之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

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詞也○劉氏傳曷爲貶夫人夫人與有貶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婦人不專行其曰與有貶何父母與有罪也胡氏傳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貶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惡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以免矣○胡氏傳凡稱婦者其詞雖同其義則異逆婦姜于齊宣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貴敬嬴也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國君母斬

焉在衰經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其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呂氏曰君母不正嫡子篡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胡氏曰諸侯立嫡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晉下軍佐胥臣之子文公十二年與趙穿沮軍譟○常山劉氏曰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乎唯罪輕于專殺耳○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其罪一也放胥甲而捨趙穿穿盾之族子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胡氏傳宣公篡位踰年與國臣子既從之矣君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

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illegible]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illegible]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夷狄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只書者所以絕齊侯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爲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胡氏傳宣公篡立

仲遂主謀爲首惡𥘉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則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欲以著其終始成就弑立之謀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齊人取濟西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程氏傳宣公以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能保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疆取故不諱不能有

而失者皆諱○胡氏傳言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也夫齊得鄰國盟主之餘業也篡弒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利其爲惡而助之中國胥爲夷狄人類滅爲禽獸矣其禍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氏爲梁極言利國者必至於篡奪而後厭食其得經書取田之遺意也歟襄陵許氏曰桓公既弒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弒以濟西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云擇至於弒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討若出一轍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

秋邾子來朝

胡氏通旨曰宣公弒立邾子來朝而無與文者旣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胡氏傳楚書爵而鄭稱

人者服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今乃附楚以叛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直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旣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然傳稱師救陳宋而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書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羊作斐

左氏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

晉解揚晉人乃還○杜氏注棐林鄭地○胡氏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者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穀梁傳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杜氏釋例崇地闕

○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譲已甚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謀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胡氏傳宋人弑君而

晉與之合兵伐鄭其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杜氏注大

棘在陳留襄邑縣南○胡氏傳兩軍相持乃主將見獲其實明矣又書師敗績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敵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忍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秦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胡

氏傳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與師而報晉則間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宣子當國其智豈憒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穿與盾之情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晉趙盾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

以待晉師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胡氏傳初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于楚何避乎關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能討遂至於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謹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

也其並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公羊作獋）

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鬭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

山而復大史書之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弒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耳非謂越竟即無罪也○胡氏傳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醜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是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

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憯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開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

徵存乎書此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大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衍氏曰春秋以趙盾首惡而三傳皆以趙穿爲弑君此近儒所以信經而不信傳也夫春秋誅意不誅事弑君者雖穿而其意則盾也何則出亾則必趙竟聞難則以討賊今盾之亡也以諫不聽而去其至竟也聞弑君而入又知穿之弑也而釋其罪使之逆公子于周豈非盾之意歟春秋原情定罪纎毫之差趙穿弑君盾不與聞而加之大惡聖人之法不如是之私也以此坊民後世之臣猶有身弑其君而歸罪於其下以逃天下之謗如司馬昭之誅成濟宋全忠之殺蔣玄暉者

○高郵孫氏曰趙盾之爲大夫於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道而欲殺盾者

數矣族人弒君而盾反不討又與之並立于朝然則弒君者誰歟曰盾也若盾者者蓋陰殺其君而陽逃其迹實行其誅而穿受其名也春秋弒君多矣不必其身弒之他人弒之而已受其福者孔子皆以弒賊書之弒隱公者翬也而桓公被弒君之罪弒子赤者遂也而宣公受弒君之名必待其親弒然後罪之則亂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之人常嘗其實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范氏曰匡王也在位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帝牛一稷牛一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於稷者惟具是視視体無災而已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胡氏傳乃不郊者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

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至于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者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葬匡王

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僖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　公穀無之字）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小大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傳戎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子伐之又觀兵

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春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初立背僭竊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返正也故獨書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狄亦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中國大過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胡氏傳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擧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

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强以報之兵華何時而息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氏傳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劉氏傳何言乎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莒及郯義也莒人不肯

吾有不義焉伐莒强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意林曰孔子稱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夫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之者惟已有道也此仲由所以稱政事矣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所用盟於是謂子路子路不可子路可謂能以言信人者矣推子路之心居邾莒之間安有不聽者哉○胡氏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强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鄭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正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强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强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高

鄭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没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殺陳夏徵舒則爲義入陳則無道矣平莒及郯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

秦伯稻卒

共公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字子公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它日我如此必嘗歸生字子家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

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常山劉氏曰公子宋首謀歸生從之歸生為國正卿歸生不可則夷不得弑故歸生宜為首惡也

胡氏傳夫乱臣賊子欲動於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歸生特畏死而從公子宋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又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得兵權矣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擁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己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罪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

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失身爲賊所制矣 ○陸氏微旨曰子公殺君之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

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
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
耳

冬、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鄭未服也○石氏曰鄭去楚即晉自
三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鄭至辰陵之盟既從
楚又徼事于晉故十二年復致楚圍此晉不務德以力
爭諸侯又不能攘夷狄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
二稱人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憚其强而已稱人

者二非加聚也誅其甚而已悼其强以表中國之微誅其甚以惡夷狄之横竊之人之甚意也

五年春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强成昏

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礼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作叔姬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胡氏傳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厭尊毀列畢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

也春秋謹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史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胡氏傳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

惠公許其臣越禮逆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越禮逆行而不忌則人慾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戒也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乎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双双而俱至者與注云言其双行匹至有似禽獸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帥師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胡氏傳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而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

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己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内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者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氏傳傳謂螽爲災以虐取於民之効也先是公伐莒

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蝝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謹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

盟者前定也○胡氏傳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與歃血固結之耳是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至公會晉卒以見辱盟若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氏傳及者内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

合黨連兵恃强淩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則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即黑壤也）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也）

○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爾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公不事盟主而比歲朝齊是其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廣臣子愛敬之心故觀其有所諱而不直之在已者亦可知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劉氏傳大夫以君命出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氏傳有事言時祭也○劉氏傳大夫稱名仲者字也其曰仲遂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胡氏傳此公子遂也曷爲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礼權臣寵過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仲遂殺惡及視援立宣

公而公深德之故越礼賜氏俾世大夫以客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爲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氏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以萬舞爲干舞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羽吹籥故也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

耳（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存其心焉耳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明其心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明氏傳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是故廉陛益尊而臣節厲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於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

杜氏注宣公母也○胡氏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成季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始卒凡四與之禘于大廟去其姓氏秦人歸禭不稱夫人榮叔含賵召伯會葬王不稱天是也敬嬴以嬖妾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後爲可繼苟狥於私情而涉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楚人滅舒蓼 穀梁作鄝

左氏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傳言楚强吳越服從 ○胡氏傳按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

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莊王遂强諸夏大國唯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内皆未安故楚遂乘弱横行八年之間六侵伐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命敗晉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

杜氏注敬謚嬴姓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曰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歛

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塴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卒則其祭有時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沾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而不能爲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胡氏傳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大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之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拂天理逆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

葬著咎證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

城平陽

杜氏註今泰山有平陽縣○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爲忘親愛矣不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

張洽集傳

宣公

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我如京師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

胡氏傳以淺言之比事屬詞春秋教也當歲首

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

貶絶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

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桓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陵小弱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也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劉氏曰根牟附庸之國○寰宇記今爲密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會於黑壤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魯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故書其卒而以私怨廢禮志親之罪見

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胡氏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辨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乎恤之不暇而用兵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錡帥師救鄭

左氏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見十一年晉郤錡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

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傳楚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三年書侵罪之也次年鄭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蓋見其陵暴中華親以重兵臨鄭耳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

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泄治泄字從公殺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治○襄陵許氏曰書殺泄治張陳亡之本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泄治大夫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泄治無罪而稱名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弑君亡國之禍

故書其名爲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繫於名而書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泄冶諫死何獨無褒詞人之死生語默當其可而止爾泄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効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氏傳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

足爲害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族之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蘇氏曰如齊奔喪非禮也○胡

氏傳春如齊朝夏復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

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齊喪天王之葬

使微者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

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

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

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

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

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泄冶所爲不憚斧鑕盡言於其君者正爲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此萬世之大戒也書泄冶見殺於前而著夏徵舒弑君於後以見泄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石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雖無道而從大夫弑君之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鄰有弑逆宋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師以伐所當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己德有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傳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没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

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考左氏傳則三師皆非微者而春秋人之何也曰陳夏氏之亂赴告踰月矣陳與鄭隣鄭雖背晉豈若夏氏之當討乎得諸侯有道大義著明斯服其心矣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魯非伯主齊非魯之與國也君臣三綱之大者弒逆之事人得致討況霸主專征而以宗諸侯攘夷狄爲己任乎當是時霸主之師不興

則已興師討罪不于陳而于鄭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哉晉主諸侯十年以來叛服二三紛紛不定非諸侯之罪也寔弑其君晉不治而失魯宋弑其君晉受賂而失鄭今陳又告亂矣聲罪而致伐捨大而責小卒使楚人奉詞以合諸侯于辰陵轢徵舒于栗門踰年圍鄭荀林父救之大敗于邲圍宋九月晉不敢救舉中國之事擅於楚者十有餘年皆此役失幾會之所致也春秋人三國於伐鄭所以謹事幾明大義著晉人失伯之由中國不振之始立

法垂教宏且遠矣可不察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左氏傳劉康公來報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邑於劉○胡氏傳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周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貴卿會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公羊作蘱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胡氏傳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以妄悅之可以免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

子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莒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

饑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穎北諸侯之師戍鄭○胡氏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若曰國君自將恃强壓弱憑陵諸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

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稱晉救鄭遂楚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按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

杜氏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左氏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

陳鄭服也○胡氏傳晉楚爭此二國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君無父即中國變爲夷狄人類殄爲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襄陵許氏曰辰陵之盟此中國所宜震也而鄭魯方窮兵于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杜氏注欑函狄地○左氏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胡氏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吳會狄皆外詞也内中國故詳外夷狄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四鄰之責也而鄭會魯伐莒晉求成于狄不亦傎乎此直書而義

自見者也襄陵許氏曰諸侯大國恃齊與晉而伐莒會扰莫有憂中國之心而使楚人爲伯者之事

此反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羊作甯

左氏傳楚子爲陳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

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裴駰曰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州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程氏傳人衆詞大惡衆所欲誅也○陸氏微旨楚子之討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泰山孫氏曰與楚討者傷中國無人救亂陵遲之甚也胡氏曰稱楚人殺陳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程氏傳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强之也○穀

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
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陸氏微旨
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正
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
之謂也○呂氏曰稱楚人殺陳夏徵舒誅賊之詞且衆
所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楚子之罪也故曰
楚子○泰山孫氏曰上言殺陳夏徵舒下言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惡楚子行義不終也○胡氏傳
按左氏入陳殺夏徵舒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

之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爲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不察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之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恥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使不得其君臣之道存亡興滅其若是乎公孫寧儀行父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

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姦裴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亦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也爲楚莊者宜奈何豬徵舒之宮封泄冶之墓刀孔寧儀行父于朝討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程氏傳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胡氏傳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然矣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胡氏傳按公羊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滅不言入書其重

若楚子縣陳盡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路盡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爲求從輕典不書其馮陵中夏之罪乎弑君之賊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馮陵上國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賊子正大倫之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杜氏注邲鄭地○左氏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

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車之左者追求草蓐前茅慮無茅明也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
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韓獻子韓厥謂桓
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
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

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
次于郔(鄭地)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
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
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
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
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

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生民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後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鄭
楚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
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
於晉二三子毋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
諸鄭豈敢辱候人夙子以爲讇使趙括從而更之曰寡
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
伯以致晉師挑戰又示不欲和以疑晉之群帥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
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
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
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彘子不
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趙旃夜至於楚軍
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
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公羊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逵路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君王沛然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

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劉氏

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之者也猶曰荀林父爲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殺君晉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

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所以釋楚不敗而使晉主之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不欲動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哉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偪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一怒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戮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

難而冐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敗績之罪特以林父主之春秋責帥之意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

目於晉并而救之若爲享經與并則已明日蕭潰○杜氏注蕭宋附庸國○胡氏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可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者春秋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絶其嗣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而得書于魯史蓋楚莊入陳鄭敗晉師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

伐怨欲皆得行焉務其威力以恐中國遂以滅蕭赴於諸侯也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氏注清丘在濮陽縣東南衛地○左氏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程氏傳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楚旣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馮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強於爲善

則可以保其國耳冒不是謀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勸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若夫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則所謂不待貶而惡見矣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陳共公與衛成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以死謝晉○

胡氏傳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

陳彝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陳未有罪而受宋師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以怨強楚自此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羊作衛

左氏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氏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胡氏傳此殺有罪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兵者安危之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閒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三敗者君之過也今林父新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

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不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蘇氏曰孔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氏傳晋侯伐鄭鄭爲郟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晋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晋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孟諸之役見文十年犀申舟之子以子見王示必死也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

亦亡也亡一世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胡氏傳經於宋伐陳特書叛陳以著宋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傳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

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君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此以爲常矣○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尚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

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乃止○胡氏傳楚子不假道于宋以起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長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春秋不從

書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

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胡氏傳禮臣不專大名今二卿自以情實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杜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胡氏傳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著兒嬰兒之責詞也擾夷狄之法近在門庭以爲寇災則不可縱而莫禦故徐戎並興伯禽征之玁狁侵鎬宣王北伐然皆攘卻斥逐使之懲艾潛遁而止亦不極其兵力

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徒以酆舒爲政而殺晉侯之姊又傷其君之目則酆舒者衆惡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肆暴以滅之以其君歸何不仁之甚哉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戴公之子）○穀梁傳王札

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謂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毘陵許氏曰拯厥衰世高獻覩張夔之變而生亂心梁世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死獄乎周之死以令天下也

胡氏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匿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災氣屢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虛調度不給而言利稅民之事起矣廬陵許氏曰稅畝之法蓋貪墨之習而後能至也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證

仲孫蔑會齊高固無婁公羊作牟婁

杜氏注無婁杞邑○胡氏傳禮之始失也諸侯北王事而自會也無以正之禮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

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氏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杜氏注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公羊傳初稅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

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声若太平歌頌之声春秋經傳數万指意无窮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声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之不能使野无冠盜貧窮兼併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強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十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公田十畝借其力而耕之即所謂什一而藉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

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八家共居家各

二畝半井竈葱韭盡取焉○趙子曰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民國之本也取之盡則流亡國必危矣故春秋謹之

冬蝝生

杜氏注蝝螽子○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螽為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謹志之耳○胡氏傳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

重賦以感之國之危亡無日矣

饑

胡氏傳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宣公獨有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螟而遂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煩於供給而不務本府庫竭倉廩水旱螽螟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務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胡氏傳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氏傳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

災○公羊傳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杜氏注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胡氏傳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邦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邦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通旨曰李巡云但有大殿无室名榭○劉氏傳宣宮久矣猶存乎古者天子祖有功宗有德雖百世存可也宣王之時周亡而復存禮廢而復興○胡氏傳旨戚擅殺大臣而天

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胡氏傳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故易序咸恒爲下經首而文卦歸妹漸以盡其義詩首關雎而録詪中谷有蓷諸詩以記其變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高郵孫氏曰有者不宜有者也宣公弒君而立即位十六年之久而晏然無討之者又大有年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有者不宜有也○程氏胡氏傳見桓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氏注斷道晉地○穀梁傳同外楚也○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克跛故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卷楚即斷道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

怒以巳亂也弗巳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巳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子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乃請老卻獻子爲政○程氏傳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大國畢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祭官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説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泰曰宣公弑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无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

○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而曰公弟叔肸者見肸無祿而卒也凡稱公子公孫皆大夫也肸文公子宣公母弟宣公弑立肸惡之終身不食其祿非大夫也故曰公弟胡氏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

也春秋之所貴故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公子爲
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衞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氏傳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大夫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師于陽穀大戰于𨃅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氏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范氏注于繒惡臣子不能距難○胡氏傳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則有之矣中國則有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於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而莫之禦乎鄫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

戕殺其君曰子鄭者所以深責鄭之臣子者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梁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吳楚僭号）

（稱王）○胡氏傳楚稱王降而稱子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恐民之惑而辟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徐若吳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何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氏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未怠及頃公怒晉上卿而卻克當國決意伐之晉方彊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嚮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且是行也欲以晉人去三桓以張公室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以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

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穀並作檉

左氏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歸父使于晉還自晉

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礼退笙魯竟外故不言出○胡氏傳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之孝以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赦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慼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

而忘父死逐之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繼嗣矣歸父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此事以觀則見當國君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卷第十五